生活

马兰店

◎格尼

五海从城里回来，穿得洋气，衣服裤子处处是大挎兜，还蓄有一扎长的头发，在后颈束成马尾随意耷拉着，一副艺术家派头。就是一张脸煞白，大病初愈的样子。

人们虽然不大习惯五海那甩来甩去的马尾，但能感觉到，五海在外面混得不错。上年纪的人都说五海这孩子出息，从小就能看出来，精灵，画啥像啥。五海书念得不少，高中毕业呢。听说五海在城里一边学画画一边给人家画画，画好了，卖一张画够吃好几年，这就是艺术。艺术不是人人身上都有的，五海身上有，是他老爹的福气。五海处个对象长得也端正，细高挑，跟那模特似的。这次大概是回来办结婚手续的，怎么着也该把新媳妇带回来让大伙瞧瞧。五海结婚这么大的事，城里办一次，村里也得张罗一把子，大伙乐呵乐呵。他老爹是个蔫人，一天也不会管个事，一问三不知，真是会享福，幸亏五海这孩子自己出息。问起五海，五海一梗脖子，烟头吐出去老远。

“吹了。”五海说。

五海这么能耐的帅小伙，屁股后面的俏姑娘肯定一把一把的，吹一个不算啥，八成是五海把人家甩了。不过，二十七八岁的年纪，早点物色一个才行，城里人结婚再晚，也不能晚过三十岁。然而，许久不见五海再出去，人们才知道五海是回来养病的。究竟是什么病，五海总是说不明白。

“不得劲。就是……”五海把手放在小腹的位置，“对，是这不得劲。”

人们对五海过于关心，问五海是疼还是怎么回事，疼到什么程度，那地方可能是阑尾，可能是肠子，也可能是肾，该好好检查一下，有些病久拖不得，别心疼钱，况且五海赚钱只需一些颜料墨水，再动动手指头。

五海被问得烦，就摆着手说：“工伤工伤。赔了，不差钱。”

不说还好，这样一说，人们更加糊涂。画画还能伤着？那恐怕是最安全的活吧？再说怎么伤着肚子呢？究竟怎么伤的？

“哎呀呀，你们烦不烦？”五海跺跺脚，“工地上伤的。我图个好玩，干了一个月。”五海一扭身子往南走，走向茫茫雪原，耳朵上扣着黑色的绒耳包。

到底是年轻人，脾气大。人们看着五海的背影，发现他变得有点女里女气的。不是头发长，是他走路的姿势，柳着身子，迈不开步似的。看来是病得不轻。

马兰店的冬天在没过年之前只有两种颜色，白和黑。天地一片白，屯子一湾黑。有人家镶着红瓦，仍是抵不住一场接一场的雪，白得更是彻底，连个脚印也没有。

五海在城里待惯了，看见院子杂乱，心里烦闷，经常一手端书，一手拎烧火棍，撵得鸡飞狗跳，猪嗷嗷叫，骂它们管不好自己，到处拉屎，居然拉到他的书上。实际，只有鸡有那本事，猪和狗被连累，老爹很心疼。

“亏还念那些书，像个文化人不？”老爹嘟囔五海。

“文化人？城里一竿子能扒拉一堆大学生，那一堆堆里就有好几个会画的。你根本不懂。”五海把书倒扣炕头，身子一歪，闭眼躺下。

老爹再不管事，也听不得这话，他急得两眼通红：“不孝顺的，我供你念书，白念了？你那文化不叫文化了？”

“叫，当然叫！”五海说着拾起书翻看，“他们，哼，也比我艺术不到哪去！”

五海的书有一些是从城里带回来的，有一些是从萧大眼镜那借的。萧大眼镜死了，显然不用再还，早知道，多借些回来。可是，那么多书究竟有什么用，五海有点犯迷糊。读成大学生显然不可能，读成博士硕士更不可能，读出艺术气质或许是有可能的。搞艺术的，尤其是画画，离不开读读写写描描。那就读吧。五海现在端起书就犯困，看不进去。不过，即使书堆在那不看，鸡也不能往上拉屎。

五海有些无聊。不知从哪天开始，孩子们见了五海都管五海叫爸。不管谁家孩子，叫了爸，五海的手就伸向自己身上哪个大挎兜，掏出一些好吃好玩的给孩子。五海嘻嘻笑着说：“叫，再叫一声！”孩子们“爸爸爸爸”地叫，五海昂着头，背起手，上身后倾，慢慢踱方步。“像不像你们爸？”五海冻得吸溜着鼻子。

“不像爸，像妈。”有个小姑娘说。

“像妈？”五海怔了怔：“胡说！”

小姑娘见五海瞪眼，含着糖要哭。

“你说，为啥像妈？”五海严厉地问。

“你……后边扎辫……没胡子……”小姑娘瘪着嘴眼泪含眼圈。

“哦……啊……头发啊……”五海就笑了，把辫子捋在前面，“这是……”五海想不出该怎么说，他支吾着，恰好一个男孩子说话了。

男孩子说：“你像老师，我们班的美术老师。”

“说得好！”五海点点头：“我当爸就是老师那样的爸。”五海掏出纸巾擦擦冻出的清鼻涕，“你们这些可怜的孩子，都是应该有爸的，以后去镇上念书谁敢欺负你们没爸，看我这个当爸的不揍他才怪。”

孩子们“爸爸爸爸”使劲叫，五海笑得嘴角咧到腮帮子，把鼓鼓囊塞的大挎兜掏成几个只剩空气的瘪袋子。五海嘱咐孩子们，说啥都行，就是不能说爸像妈，不能说爸不长胡子。

当妈妈看见孩子那些吃的玩的，自然要问是谁给的。孩子说爸给的，弄得妈妈真以为丈夫回来了，跑出门外去迎，抱一团寒气进屋，空欢喜一场。

女人们有些害臊，五海那小子还没结婚呢。不过，听见孩子们“爸爸爸爸”地喊，心里也舒坦，好像孩子爸真在身边似的。但女人们一定要区分开的，爸不能随便叫，干爸也是要拜了才叫。不知谁家媳妇想出个新叫法：小爸。有时孩子闹，女人就说：“去找你小爸。”这是女人的叫法，孩子们仍然是要叫爸。

在这个和隆冬一样沉寂的屯子里，五海一边当爸一边研究起屯里的女人来。

不管是老妇还是小媳妇、大姑娘，五海挨着个研究。五海说，女人是花，花有百媚千红，朵朵都有美的地方，不管那花开到什么程度，都是美的。而且，每一种美都会有一种颜色相对应。

最先被五海研究的女人是锦娥。五海到锦娥家去坐，一坐就是一整天。锦娥和婆婆坐在炕头和五海唠嗑，讲城里，讲农村，讲婆媳，讲两口子……五海坐在火炉旁，一手夹烟，另一只手搭在臂弯，话不多，就用亮汪汪的眼睛盯着炕上的婆媳俩。好像炕上是异常悦目的风景，让眼睛倍受滋润。

锦娥细眉细眼细脖子，细胳膊细腿细腰，却生个丰满圆滚的屁股。屋子里暖和，她没穿厚袄，穿着紧身绒衣坐在炕上织毛衣，毛线搭在指间，线绒摩挲着手背，柔软的手腕缠来绕去，把五海看得发呆。炉子上坐着水壶，水开得跳，五海不知觉，锦娥就下地提水灌壶。五海上上下下把锦娥看个遍，看得锦娥皱眉头，怎么着她也是十岁孩子的妈了，稳得住脸。锦娥灌上水，返身撅着屁股往炕上爬。当止则止，五海就突然闭上眼睛，慢慢摇晃着脑袋，左边晃晃，右边晃晃，再划着圈晃。晃过一阵，五海睁开眼睛说：“你是丁香色……不不……”五海又摇摇头，“还得加个桃色，对，那种艳粉的桃色……应该是粉紫色，你是粉紫色。”五海的脑子里好像装着各种各样的颜料，他挑出相应的颜色，那样摇来晃去，就调和成与一个女人相对应的颜色。

锦娥和婆婆不懂五海的话，五海解释说：“女人是花，可是像你这样的女人，不是一种花就能代替的，你是紫丁香花，你还是桃花……”

锦娥瞄了婆婆一眼，丈夫不在家，五海怎么着也是个五尺高的男人，生怕婆婆误会，就打断五海：“行了，别捧你老嫂子，我一笑准吓你一跳，不年轻了。”锦娥穿上棉袄开门出去，噜噜噜唤猪，五海也跟着往外走。

“小爸，去陪你老婶子，她想儿子呢。”锦娥被五海看得不好意思，把五海堵在门里。

五海回到火炉边，听婆婆说长道短。五海只用指甲抠抠头皮，吐几个烟圈的功夫就给婆婆调好了颜色。

“酱黄，老婶子是酱黄色。”五海说。

“啥？你说我是臭大酱？我好歹还穿着红坎肩呢！”婆婆斜眼剜五海。

“不是那个理。大酱啥做的？黄豆嘛！黄豆花啥样？指甲大，白里透着紫，老婶子年轻时灵气呢！”

婆婆听得高兴，留五海吃晚饭，五海就痛痛快快答应了。

07
甘肃日报
文学
2026年10月12日
星期一
责任编辑 南泽仁
校对 傲昂嘉措
版式编辑 边强
新闻热线
0836－7777385
投稿邮箱
garb@gznews.com

乡土

重回大渡河

◎王朝书

父亲

晚饭前，我和先生照例吃些水果、干果，顺便看会儿电视。那天，《谢谢了，我的家》正在播出。主持人是我喜欢的敬一丹，嘉宾蒙曼讲起父亲如何影响她爱上阅读。屏幕里，她与父亲之间那份深情，让人动容。

看着蒙曼和父亲在一起的样子，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。

小时候，我是依恋父亲的。虽不像有些孩子那样黏人，但心里对父母是亲近的。只是后来，这份亲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渐渐淡了。

记忆有些模糊，似乎始于小学的一次考试。那时我刚转学到镇上，期末数学没及格。拿到成绩单时，我心里害怕，担心回家挨骂。可父亲看了成绩单，什么也没说。几天过去，只有母亲提醒我要用心读书。我以为父母已经原谅了我。

然而那年春节，父亲却当着舅舅等人的面，把我的成绩单拿出来，厉声训斥。他的声音越来越高，我的脸一阵阵发烫，眼泪一滴滴往下掉。最后是舅舅劝阻了他。

从那以后，我对父亲多了几分敬而远之。可我仍想亲近他。听说父亲生日将近，我用积攒的零花钱，在公路边的小卖部买了鞭炮，想为他庆祝。鞭炮响了，我盼着父亲露出笑容，等来的却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责骂。
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再主动靠近父亲。父亲的脸上，凝重也渐渐多过笑容。

还有一次，一位书法很好的同学给我写来一封含蓄的信，内附一幅书法作品。我拿给父亲看。父亲毛笔字写得好，过年时我常看他写对联，村里人也夸他。我以为他会对书法感兴趣。可父亲只看了一眼，说了句“拿去”，便把纸丢给了我。

我捡起那张纸，从此不再试图与他进行精神上的交流。

晚上散步时，我把这些讲给先生听。先生说，我离父亲越来越远，或许有其必然。父亲是一位“生活的父亲”，承担着生计与养育的责任；而我在成长中，却越来越渴求精神层面的回应。那种回应，是父亲难以给予的。

先生又说，父亲有一点值得感谢。当年，他执意把我从村小转到镇上读书。如果没有那次选择，我或许会像村里许多孩子一样，在村小读完书，再按部就班去镇上。那样的人生会怎样？我的精神世界能否像今天这样打开？很难说。

父亲与子女之间能否建立精神联系，往往取决于两方面：一是父亲是否具备精神引领的能力，这不仅要求他承担生活责任，也要能引导孩子进入更广阔的精神世界；二是孩子是否有精神需求。有的父亲具备这样的能力，孩子却未必能接住；有的孩子渴望精神交流，父亲却无力回应。

我年少时的情感受伤，或许也源于自己的误判。我以为父亲毛笔字写得好，便认定他懂书法、能与我谈书论艺。其实，会写毛笔字和懂书法并不是一回事。我在某种程度上，是在强迫父亲做他并不擅长的事，结果自然受伤。

先生说，真正稳固的家，既需要生活的支撑，也需要精神的相通。只建立在生存基础上的家庭，能让人活下去；而拥有精神交流的家庭，更能安顿人的内心。

阁楼上的《红楼梦》

回村后，我和先生才发现老屋的阁楼其实很小，也很矮。我有些恍惚：小时候怎么能在这样窄小的空间里一待就是大半天？

阁楼没有装修。不少朋友说，可以一并装出来，多一间房接待客人。可我们没有借此挣钱的打算，阁楼便仍保留着从前的样子。阁口放着一个大大的扁圆形竹筐，原本是母亲用来储存猪过冬黄豆叶的。后来，大姑妈从远方寄回连环画，这筐便成了书的“家”。

每次取书，我都得把身子探进筐里。大姑妈在康巴高原的一个县上教书。我不明白，在我还没上小学时，她为何会想到一次次往家里寄连环画。正是那些书，让我安静下来，不再一味调皮捣蛋。

其中，《红楼梦》连环画影响了我一生。起初，我被画上美丽的人物和精致的房屋吸引，一遍遍翻看，甚至把它拿到小房间里珍藏。识字后，我又对着画面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懂其中的意思。读到黛玉含泪而死、宝玉雪夜出家，昔日大观园“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时，我的心忽然空了。

那一刻，我看见了平常日子背后的另一面——与生机相对的消逝。此后，每逢冬天村里下雪，我常为万物的寂灭而悲伤。我知道来年春天万物还会复苏，可新长出的，已不是去年的那些。

年少时，我曾陷入迷茫：人在世间的奋斗，究竟有何意义？我找不到一个可以无思无虑活到老的坚定理由。小学毕业前，我甚至认真叩问生死：为何而活？为国家、民族，还是家人？这些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，可看着世间熙熙攘攘、忙忙碌碌，最后似乎都归于虚空。连我珍视的亲情，有时也显得脆弱。

十五岁那年一个雨天，我在上学路上把自己置身暴雨之中。冰冷的雨水淋透全身，彻骨的冷意里，我被迫做出选择：停滞，还是前行？那个雨天之后，我不再徘徊，跌跌撞撞地往前走，直到遇见先生。

如今，我们回村后，有时会到阁楼上看看门是否关严，屋顶的瓦片是否滑落。阁楼有一扇小门，能把野猫挡在厨房那边，免得它们进屋翻找吃食，打扰我和婆婆休息。老屋上了年岁，有的椽子已经变形，雨季时需要不时上楼检查。

今天，我又登上阁楼。昨晚野猫在房顶打架，估计又弄乱了些瓦片。那只未曾移动的大筐，再一次让我想起过去。

晚上散步时，我对先生说，当年那套《红楼梦》连环画，曾把我引向对生命意义的追寻。幸好后来遇见先生，让我看见世界存在的真相，也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。

先生说：“绝对的爱，是我们活着的绝对意义。我们生，然后便死；我们从无到无，从空到空。可是，绝对的爱取消了虚无。世界，在绝对的爱中，成为了存在之家。”